



一个不知名的姑娘

阿·罗金 著

袁雄豪 周天霖 译

一个不知名的姑娘

阿·罗金著

衷維馨 周天霖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А. РОЗЕН

НЕИЗВЕСТНАЯ ДЕВУШКА

据《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ЛЕНИНГРАД)1954年版選譯。

內 容 說 明

本書選譯了作者五个短篇小說，其中“一个不知名的姑娘”、“軍医”、“在我們家的門坎上”和“普尔柯沃的白楊”四篇小說的主题，是反映苏联軍人、軍医和海防战士的英勇、机智、人道主义、國際主义精神和苏联人民对生活的热爱的。“报时台”是描寫一个喜欢天文学的少年孜孜不倦研究天文学的故事。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574 字數 57,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frac{5}{16}$ 總頁 2

195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5000

定價 (5) 0.32 元

目 次

一个不知名的姑娘·····	1
軍医·····	21
报时台·····	32
在我們家的門坎上·····	55
普尔柯沃的白楊·····	87

一个不知名的姑娘

中午，旅行社主任把庫德里亞甫采夫叫了來，說：

“喂，科里亞，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到斯大林格勒來了。您也許聽說過這個人——蘇聯英雄涅爾琴。”

“是的，聽說過，……他住在哪兒？”

“不知道。他到我們這兒來過，並且辦好了遊覽登記。您的論文題不也正是‘歷史上有名的戰場’嗎？那你們一塊去好了，跟平常一樣，乘咱們的快艇去，從這個碼頭順着伏爾加河到水利新村去。好好準備一下吧！祝您順利。”

庫德里亞甫采夫覺得非常就心。他在家裡扣上了自己的房門，坐到桌子旁邊，從抽屜裡取出了一張乾淨的紙，用清晰的筆跡寫上：“遊覽計劃”。

兩小時過去了。煙灰缸裡盛滿了煙頭，桌子上、窗台上和床上都亂擺着書籍、筆記以及從報章雜誌上剪下來的材料，可是在寫着“遊覽計劃”的那張紙上，却連一行字也沒有增加。

这个晚上，庫德里亞甫采夫第一百次地詢問着自己：怎样向这个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英雄来講述这次战役呢？

三个月以前，庫德里亞甫采夫从莫斯科來到斯大林格勒，他在莫斯科一个大学的歷史系學習。他应当在这兒完成自己的关于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學位論文。

他在“保衛博物館”里仔細地研究过一些材料，結識了許多参加过那次战役的人，也曾縝密地把一些过去的瑣碎見聞整理起來，使它們連成一串不可分割的鍊条。

庫德里亞甫采夫來到这兒以后，很快就被聘請到市旅行社去工作。

“我們这兒的工作很有意思，并且对您來說也实在是很容易的……”曾經作过坦克手的旅行社主任这样說。

庫德里亞甫采夫決定“試一試看”，后來也就習慣了，并且爱上了这件对他來說还是新奇的工作。

在这一段时期內，他曾經向多少人講过斯大林格勒啊！列寧格勒的冶金工人和羅馬尼亞的農民，阿尔泰山來的集体農庄庄員和阿尔巴尼亞來的紡織工人，阿尔汉格尔斯克來的伐木者，莫斯科來的电气技师……但是，在斯大林格勒工作的这一段时期內，庫德里亞甫采夫还從來沒有像今天觉得心里这样惶惑不安。

他知道一些和涅尔琴的名字有关的事情。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涅尔琴中士在特罗菲莫夫中尉的連里面指揮一个班。这个連曾經長時間地抵抗住了企圖冲到伏尔加河的一个龐大的法西斯兵团的猛烈進攻。在这个連設防的普罗道林街上，战斗進行得特別激烈。法西斯匪徒沒有冲到伏尔加河。整个英雄連中生还的只有涅尔琴一个人。他受了重伤，撤退到河左岸的后方。在医院里住了五个月以后，又回到了自己的隊伍里。

庫德里亞甫采夫每天都向遊覽的人們講述着普罗道林街的战斗。但是應該怎样向这个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英雄來講述这次战斗呢？……

他把那本皮面的大雜記本合了起來，正想把它收到抽屜里去，忽然听到敲門的声音。

“請進來。”庫德里亞甫采夫喊着，同时走过去打开了門。

門外站着一个穿少校軍裝，胸前帶着一枚金星章的軍人。

“請原諒我打攪您。您是庫德里亞甫采夫同志嗎？”

“是的，我就是……”

“讓我自己來介紹一下吧，我叫涅尔琴。”

庫德里亞甫采夫驚訝得楞住了好一會兒。

“請坐。”庫德里亞甫采夫終於開口了，并且遞過

去了一把椅子。

少校默默地坐了下來，顯然他也不知道該從哪兒談起。

從外表上看來，涅爾琴的年紀大約有三十二、三歲。他的个子不高，寬肩膀，臉顯得稍微胖一些，但是很有生氣。他那紅亮的雙頰，安靜而溫和的目光……這一切都給人一種不容置疑的健與力的印象。

“我已在你們這兒办好遊覽登記了。”少校開始說，“在辦事處里我聽說您是一位歷史家，對斯大林格勒很感興趣，並且正在搜集材料。”

“我很樂意記下您的回憶。”庫德里亞甫采夫說，“這我的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幫助。”

“好的，我很高興這樣作。”少校鄭重地說道，“但是今天我到這兒來是想麻煩您的。”

“假如我能夠對您有用處的話……”

“我想，您能夠的。”少校說，“或許，您知道普羅道林街戰鬥和特羅菲莫夫中尉那一連的事情吧？”

“是的，我研究過這方面的一些材料。”

“嗯，那麼事情是這樣的。那時我在这个連里指揮一個班，軍階是中士，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十日我受了傷，被送到後方。傷勢很重，後來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我也記不太清楚了。只記得我躺在普羅道林街上，彷彿是一個救護隊員，一個我不知姓名的姑娘扶起了我；她引

着我走，把我捎到了渡口。过后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了。当然，我是非常急于想找到这个姑娘的。我问过医院里好几次……他们回答得很对，说哪怕能知道她的姓名也好办。许多救护队员和护士都已死了……是的，许多人都死了，这是实在的。但我总是希望这个救了我的生命的姑娘依然活着。战后我又问了一九四二年秋天我服务的那个军部。他们给我寄了一份以前在那儿工作过，现在还活着的医务救护队队员名单。她们中间有两个住在莫斯科，第三个住在波尔塔瓦。”

“克妮雅傑娃姐妹在莫斯科，丽达·郝明柯在波尔塔瓦。”庫德里亞甫采夫說。

“您知道她們嗎？”少校問道。

“自然囉，調查斯大林格勒保衛战期間的医务救护队员也是我的一个工作内容啊。她們怎样了呢？”

“丽达·郝明柯九月里在普罗道林街工作，唔，可是我却是在十月里受的伤，而克妮雅傑娃姐妹并没有在普罗道林街工作过，她們是在‘紅十月’工厂里。丽达·郝明柯写信告诉我說，也有些医务救护队员是属于后援部队的。但是怎样能查明她們呢？我本来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查訪了。可是今天……今天我来到了斯大林格勒。这里聚集着许多从前的战士。能不能藉着您的帮助来打听一下呢？”

“我有一張卡片。”庫德里亞甫采夫說，“現在我

就可以查一下。”他建議說，覺得心中充滿了一種不尋常的力量。

他坐到桌子旁邊，重新拿起了那本皮面大雜記本，滿有把握地打開了他所要找的那一頁。

“這兒記着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期間在這兒工作過的醫務救護隊員的姓名，以及我和她們中間一些現在在斯大林格勒工作的人的談話。您瞧，例如瑪麗亞·阿列克山德羅芙娜·雅斯特列包娃。土木工人……”

“可是我並不知道她的名字呀。”少校又這樣說。

“我明白，我明白。現在我找一找從前在你們團的地區工作過的人。”庫德里亞甫采夫說，“瑪麗亞·雅斯特列包娃不是我們所要找的。她屬於另一個師的救護隊。奧麗嘉·伊麗尼斯娜·普羅琴柯，她在起重機上工作。衛國戰爭一開始時就作了醫務救護隊員。難道是她嗎……不對，這兒明明寫着，她在空軍部隊里服務。克妮雅傑娃姐妹……啊，她們的事您是都知道的了。可是我分明記得，我曾經根據一個醫務救護隊員的口述記錄過普羅道林街的战斗。啊，在這兒：女起重機手波麗娜·米哈依諾芙娜·明納也娃。普羅道林巷戰，一九四二年十月。”

涅爾琴站了起來。

“那麼，您以為是她嗎？”

“我還什麼都沒有決定哩。我是一個歷史學家，在

自己的工作里，我搞慣了只依据事实。”庫德里亞甫采夫用青年人所特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說着。“这兒还有一位从前当过医务救护隊隊員的卡罗列娃同志，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混凝土实验員。普罗道林街……啊，不对，这是十一月的事了。葉芙格也娃·丽基亞·康斯坦丁諾芙娜，也是十一月。我也記下了另一些医务救护隊隊員的名字，可是她們已經不在人世了。看來，唯一可能的也許就是波丽娜·米哈依諾芙娜·明納也娃吧。就战斗的地区和時間來說都是符合的——時間是在十月。”

“您知道她的地址嗎？”涅尔琴問道。

“知道，这种事我是很仔細的呵。水利新村三十四号內第四号宿舍。”

“水利新村三十四号內第四号宿舍。非常感谢您，我就去。我在这里本來是过假期的。”少校彷彿辯解似的补充說，“她总能認出我來吧。”

庫德里亞甫采夫考慮了一下，去尋訪这个救过少校生命的不知名的女郎，他也感到很大的兴趣。

“很好。”他說，“我們一塊兒去吧。我認得路，同时我还可以給您介紹一下明納也娃。”于是他和平常一样帶上雜記本和少校一起走了出去。

庫德里亞甫采夫住在新村。从这兒可以看到全斯大林格勒的灯火。它們和伏尔加河左岸水电站建筑工地的灯火交織成了一片，而河流的位置也只是根据行駛着

的快艇、汽船和駁船上的燈光才能辨別出來。

“我簡直不認識這些地方了。”少校坦白地說。

“是的，是很難辨認了啊……”

他們沿着一條寬大的柏油路走着。路的兩旁排列着移植來的幼小的白楊。這是一個涼爽、舒適的夜晚。到處都有很多散步的人。庫德里亞甫采夫和涅爾琴不得不放慢了步子。

“全都認不出來了。”涅爾琴又說了一遍，“一切都是新的：房子、學校、俱樂部、劇院、花園……我足足找了一整天，想要找到一些熟地方，可是結果却什麼也沒有找到。”

“再過五年，等到水電站修好以後，一切都更辨認不出來了。”庫德里亞甫采夫說，他在斯大林格勒雖然總共只住了幾個月，但這兒流行的這句話，他很快就能體會到了。“對於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來說，也是困難的啊……”

“困難嗎？”

“當然哪。人們都在忙着新的事業了。我們就在此兒上汽車吧。”庫德里亞甫采夫建議道。“它能把我們帶到目的地的。”

他們很快就到了水利新村，走進了波麗娜·米哈依諾芙娜·明納也娃住的房子。

女主人自己給他們開了門。顯然，她正在等着誰。

波丽娜·米哈依諾芙娜長着一副溫和而愉快的面龐。她穿着家庭的便裝：一件花布衣服，繫着一條圍裙，光腳拖着拖鞋。当她看見是兩個陌生人以后，她顯得侷促起來。

“你們是找巴維爾·華西里耶維奇的嗎？”明納也娃一邊問着，一邊把糊滿了面粉的雙手藏起來，偷偷地在圍裙上揩着。“他不在家，但是他馬上就會回來的。”

“不，我們是來找您的，波丽娜·米哈依諾芙娜。”庫德里亞甫采夫說，“請原諒，已經是這麼晚了……”

“沒什麼，您太客氣了。請進屋裡來吧……麗柔奇卡^①，把你的畫收起來，要不伯伯們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啦。聽見了嗎，媽媽給你說什麼來着？您，我是認識的。”她轉向庫德里亞甫采夫說。“您經常到我們的工地上來調查有誰參加過衛國戰爭。麗柔奇卡把手指頭從嘴里拿出來，她就只顧瞧您的金星啦。您不是就要到我們局里來的那個同志嗎？”

“不，我不是到你們局里來的。”涅爾琴說，皺了皺眉頭。

“聽說，有一位新同志要到我們局里來工作，一個技師，也是一個英雄……哎呀，等一等，我馬上就來，我去拿餅去，要烤糊了。”明納也娃邊說邊向廚房跑去。

“哎，幹嗎您一下子就把眉毛皺起來了呢？”庫德

① 明納也娃的女兒麗莎的愛稱。

里亞甫采夫低聲地問少校說，“難道這樣作合適嗎？畢竟這是第一回啊。應該談談您自己的事情，讓她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人家可是完全沒有準備的呀，您明白嗎？”

“我明白。”涅爾琴說。突然他意外地笑了一笑。

“喂，來，小姑娘，到我這兒來。”他向麗莎說。“別怕。你几歲啦？……”

波麗娜·米哈依諾芙娜回到了房間里，她說餡餅已從烤爐里拿了出來，稍微烤焦了一些，不過皮烤脆了，倒是更好吃。她很快解下了圍裙，穿上襪子和便鞋，理了一下頭髮。現在她感到自然得多了。

“您來找我大概還是為了老事情吧？”她問庫德里亞甫采夫。

“您猜對啦，波麗娜·米哈依諾芙娜。”庫德里亞甫采夫說，“但這回不僅是我，還有涅爾琴少校。”

“對不起，名字我沒聽清楚。”

“涅爾琴·伊凡·阿列克塞葉維奇。”少校清晰地說，同時眉頭皺得更緊了。

“伊凡·阿列克塞葉維奇·涅爾琴也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參加者。”庫德里亞甫采夫接着說，“一九四二年他負了重傷。”

“讓我說得更完全一些吧，”少校說，“我是在特羅菲莫夫中尉連里服務。負傷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十日……在普羅道林街。有一位不知名的女醫務救護隊員

把我送到了河左岸的医院里……”

講到这儿，少校站了起來，用習慣的動作理了理軍服上裝。波丽娜·米哈依諾芙娜也站起來了。房間里寂靜的把小丽莎嚇得趕緊跑到媽媽的跟前，吃驚地把臉藏在她的怀里。庫德里亞甫采夫終於又听到了波丽娜·米哈依諾芙娜的話聲，這讓他覺得心里輕鬆了一些。但是她的聲音已不像以前那樣柔和、緩慢，而是顯得嚴肅和沉着了。

“這可能是我，”波丽娜·米哈依諾芙娜緊緊抱着丽莎的肩頭說，“但這也可能不是我……當時我們有好幾個人。我們曾經把很多人搶救出陣地。我不能把所有的人都記住。您不要見怪，這原來是不可能的呵。”

“我明白。”少校說。

“我記得，有一次在快艇上我護送着一個傷員，他總是不斷地說着什麼。而我們又遇到了轟炸……在醫院里他恢復了知覺，向我說了一聲‘謝謝！’……後來我打聽過他，聽說他已經死了。”

“也可能是弄錯了吧？”涅爾琴問道。

“可能……”

“等一等。”庫德里亞甫采夫說，“雖然不能都記得，但總還可以記起一些來的。少校同志，您或許能想起一些在您受傷之前發生的事情吧。呶，比方說，那時戰鬥是在普羅道林街的什麼地方進行的呢？”

“戰鬥是在普羅道林街頭上進行着的。”少校順從

地答道，“差不多就在伏尔加河边上了。那时我們手里已經只有一幢街角上的房子，轉过去就是河岸街了。”

“我知道，我知道。”明納也娃說，“这幢房子的第一層本來是工業品商店。”

“請等一等，波丽娜·米哈依諾芙娜。停一会您再說。繼續說吧，少校同志。”

“对。”涅尔琴說，“那兒是一个商店。我記得有那么一塊招牌，它被打碎了，但却一直是扔在地上的。”

“是一塊綠色的招牌，上面用白字寫着……”

“波丽娜·米哈依諾芙娜！……”

“好的，好的，我不再插嘴了……”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这所房子沒有遭到轟炸，因为德國人和我們的人在那兒混在一起了。可是后来敌人的獸性發作起來，就一連气扔下了三顆炸彈。”

“您就是在那兒受伤的嗎？”庫德里亞甫采夫問。

“是的。”

“波丽娜·米哈依諾芙娜！”庫德里亞甫采夫又問道，“这一天您也在那里嗎，在普罗道林街嗎？”

“是的，”明納也娃說，“是的，是的。”扔炸彈的時候我是在那里。丽然卡^①，”顯然，她怕自己的激动会嚇坏了女兒。“丽然卡，拿着你的画上廚房去吧。

① 丽然卡也是丽莎的爱称。

去吧，去吧……上那兒拿点餅去……”

涅尔琴很快地收起了散放在椅子上的画片。丽莎拿了過來，就跑到廚房里去了。

“炸彈扔下來的时候我沒有受伤，僅僅是被震暈了。”涅尔琴繼續說，“我听見有人說話，彷彿是說班長負伤了，可是我却並沒有受伤。德國人冲進房子以后，我还听到他們講話。后來我們的人又夺回來这所房子。呵，总之，一切都还是原來的样子。我的头嗡嗡直响，但我依然很明白。有一个人給我喝了一点伏特卡，我就完全清醒過來了。后來，我爬起來，一看——砲兵正把大砲对着街心架着。我鼓起勁喊道：‘准备好，跟我上！’大砲打了几砲。您知道，打得很好：完全命中；我正想發出口令，哎，突然又爆炸了一顆砲彈。后來我就什么也記不得了。”

“后來我……我都記得……”明納也娃激動地說。她轉過身問庫德里亞甫采夫：“我跟您談過的，您還記得嗎？”

“記得。”庫德里亞甫采夫說，“並且我還隨身帶着記錄本。那上面詳細記着您的談話呢。”他取出了一本像賬簿那樣印着格子的筆記本，開始讀道：“十月里，我們的隊伍和後援部隊一齊到达了斯大林格勒。因為我的經驗比較多，馬上就被派到普羅道林街。當我到了那兒以后，我想：‘我大概回不來了……’我眼看着